

HUA HUA XIU FU II
立誓成妖 著

花妖记



2012年古言潮爆笑中的欢喜冤家

两朵惊世“奇葩”，一场“流氓”爱情，百万网友狂追神文

【最恶搞】——女主浪迹的青楼宝地中，看恶搞的种子野火烧不尽
【最JQ】——男主突破美男重围的世界，让奸情的小苗看风吹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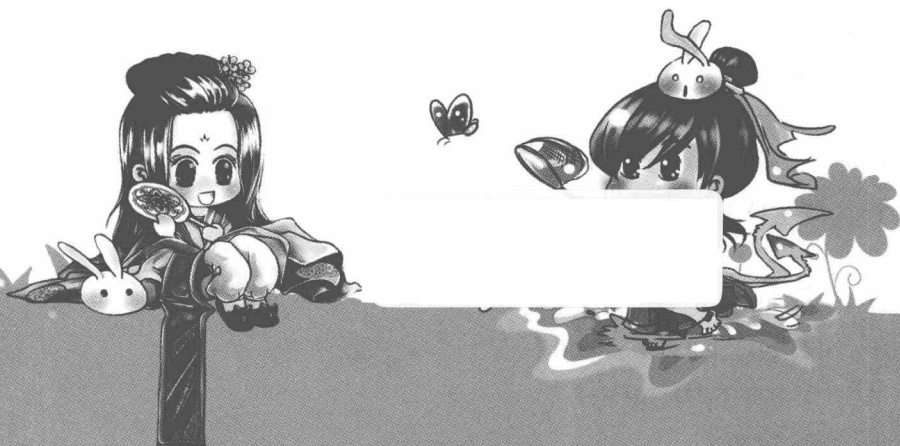
晋江萌爱亲妈、当红作家【立誓成妖】，恶搞萌爱之作
在这个充满YY的世界，请跟着“立誓成妖”不战不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HUA HUA XIU FU II

花妖集

立誓成妖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花休夫记/立誓成妖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21-10432-8

I. ①花… II. ①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6532 号

花花休夫记

立誓成妖 著

策划人 陈继光

责任编辑 唐 博

特约编辑 何 源 李 婷

封面设计 张亚群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营销电话 0851-6828640 (传真)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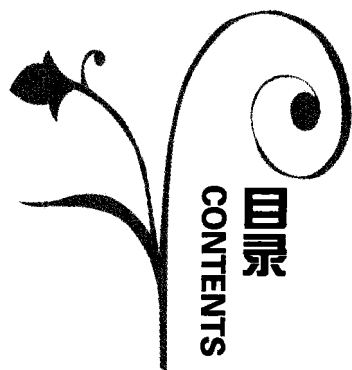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221-10432-8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花花休夫变老鸨	2
第二章	花老板的风驰电掣与雷行	6
第三章	城主魏留，字常离	14
第四章	好久不见，小墨鱼	25
第五章	老鸨被包养了	40
第六章	销金窟中的奇葩们	54
第七章	难得的冰释前嫌	72
第八章	琴瑟和鸣不容易	81
第九章	遇袭	95
第十章	养病期间，谢客勿扰	111
第十一章	信与不信	124



第十二章 你是柳音？	132
第十三章 奸情大逃亡	144
第十四章 你想用死换什么？	152
第十五章 再嫁墨鱼郎	172
第十六章 好，我们私奔啦	187
第十七章 偷来的「岁月」静好	199
第十八章 逃不开的那个叫宿命	213
第十九章 再见，结束	223
第二十章 经年之后	234
番外。念音	241
番外。不离	247

花花休夫变老鸨

第一章





第一章 花花休夫变老鸨

华采幽三岁的时候死了大家闺秀的娘，十岁的时候死了镖行天下的爹，而后被一位名叫萧沛的男子从漠北带到了江南。

萧沛与华采幽她爹是八拜之交，各自未娶之时曾立下誓言，将来生男做兄弟、生女做姐妹，一男一女做夫妻。于是，她就这么成了萧家的准儿媳。

入萧家的第一天，华采幽便见到了她的准相公萧莫豫，这个年方十四的少年皱眉看着风尘仆仆的她，一袭华贵儒衫很是斯文，说出来的话却甚为刻薄：“你叫华采幽？倒过来念，不就是油菜花？”

“你的名字更加省事，直接正着念就是小——墨——鱼！”她抬头挺胸双手叉腰，两眼一瞪反唇相讥。

萧莫豫怒目：“你！”

华采幽扬眉：“我？”

两人各向前一步，她的鼻子刚到他的胸前，下巴却仰得几乎与地面平行。

四目相交火花飞溅。

他拂袖：“好男不跟女斗！”

她冷哼：“就怕你个娘娘腔想斗也斗不过！”

话音未落便双手一错，死死捏住了他的脉门，再移步弓身用肩顶住他的胸腹使劲一撞……

少年的尊严和面子在轰然落地的同时，随着那纷飞的尘土一起飘散，最终跌进了地缝的最深处，一时好不凄凉。

自此，这二位的梁子便算是结下了。

萧家乃是江南巨商，实打实的名门大户，名副其实的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

萧莫豫更是两岁识字、三岁背诗、五岁成文，从小小神童一路成长为了很有前途的文艺男青年。平日里就喜欢吟诗作对舞文弄墨，对着片落叶伤春悲秋。自是看不惯粗声大气鲁莽尚武之辈，何况还是个女子。

而华采幽虽然有个出身望族的娘，奈何去得太早，只跟着开镖局的爹学了套刚猛异常的功夫，豪爽豁达的性子，讲究的是江湖儿女吃肉喝酒快意恩仇，最烦有事没事多愁善感无病呻吟，何况还是个爷们儿。



于是，这对准夫妻从开始的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再到眼不见为净，最终发展成除了逢年过节万不得已碰个面之外，平日里皆是各人住在各人的院子里，恨不能老死不相往来。

这么着一转眼，便过去了六年。

萧沛自妻子十年前故去后，一直郁郁寡欢，久而久之终便一病不起。大限将至时，让华采幽和萧莫豫在自己的病榻前拜了堂，旋即含笑而逝。

那一年，油菜花开得极好，一望无际的金黄让漫天飘洒的纸钱看上去也仿佛不是那么刺目。但华采幽还是像被那片惨白扎痛了眼睛，泪水怎么都止不住。而萧莫豫虽是双眼赤红，却从未在人前落泪。许是太忙，没空悲伤。

热孝期间不能圆房，新婚夫妻对此规矩均表感激涕零。

三个月后，萧莫豫正式接手家族的全部产业，开始巡视各地商号，一走便是半年。

然后，带了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远房表妹回来。

表妹知书达理温婉贤淑，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与萧莫豫甚是投契。

华采幽偶尔看到两人琴瑟合鸣的时候，总是撇撇嘴表示鄙视，只管练自己的拳脚功夫。不过，心里也偶尔会有一丝念想闪过——那个小墨鱼自从公公走后，便好像再也没有碰过琴棋书画，再也没有过如这般的畅快欢笑……

又过半月，萧莫豫再度出远门，将表妹留在了家里。

等他回来，却看到了一纸休书。

华采幽以七出之条里的“无子”为由，自己休了自己。

看着休书上那方红彤彤的刻了他名字的印鉴，萧莫豫咬牙切齿迸出三个字：“油，菜，花……”

而此时，华采幽揣着当年萧沛变卖她爹镖局所得的银票，正跷着二郎腿躺在一片油菜花地里，贪婪地呼吸几口带着浅淡花香的空气，而后眯着眼睛作了个决定：继承爹的事业，回漠北重开镖局。

至于萧家，萧莫豫，自此与她两不相干。

只是公公的坟前，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上一炷香。

蓝蓝的天上云卷云舒，渐渐幻化成一個慈祥的清癯容颜，正冲着她笑。

华采幽摸摸蓦地酸涩难当的鼻子，梦呓般地喃喃：“爹……我还是喊您萧伯伯吧。对不起，让您失望了……”

漫漫千里路，华采幽东游西荡走了快一年还没走完。

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她来到了国内最大的边境贸易城市——雍城。

在酒楼里，华采幽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一个自称白大娘的爽朗女人，彼此脾性相投相处甚欢，两人凑在一处大声唱、高声笑、吃肉喝酒一醉三日。

醒来时，华采幽只觉头痛欲裂，抱着脑袋呻吟了好一会儿才稍稍清醒些。然后发现白大娘已不知所终，连带着她身上的所有银票也随之一起不翼而飞，同时，怀里多了一份契约、一串钥匙和一张便条。





契约——“销金楼”的买卖合同，卖者公孙白，买者华采幽，银货两讫即日生效，上面有两个红彤彤的手指印。

钥匙——用于“销金楼”的老板房间以及各处紧要地方，锁着的是诸如房契、地契、卖身契以及所有的值钱物件。

便条——除了大略说明钥匙的作用外，只有龙飞凤舞通俗易懂的一行大字——“从此时此刻起，你就是雍城第一大青楼的老板，就你那点小钱算是便宜你了，不用谢我后会无期！公孙白，也就是白大娘留。”

于是，芳龄十八的弃妇华采幽，嘴里叼着一朵盛开得灿烂无比的油菜花，晃晃悠悠进了“销金楼”，成了那里的老板娘。

雍城乃是通商要道，南来北往的商家日日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各种服务行业便也随之而繁荣昌盛，个中翘楚自然当属既能提供食宿又能提供娱乐，既能满足身体又能抚慰心灵的青楼业，而“销金楼”便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领头羊。

所以如果按照价值来算的话，华采幽的确是拣了个大大的便宜。

对于做了好些年巨商家的准媳妇而不可避免沾染上了拜金习气的华采幽来说，每天看着别人的金钱哗啦啦被销进了自己的荷包，怎一个爽字了得。

当然，她如今之所以能活得惬意无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闲。

说起来，这都要归功于白大娘，全靠其多年如一日的不靠谱，才练就了手下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对自我高标准、严要求的良好习惯。

据说此人自从若干年前创建了“销金楼”，将其在短时间内以令人咋舌的速度蓬勃发展壮大，并确立了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以及一套行而有效的管理模式之后，便开始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游荡生涯，常常十来个月不见人影，偶尔冒出来也基本上是因为钱花光了……

久而久之，即便是楼里的人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面儿，甚至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物的存在。于是乎，“销金楼”的幕后老板终于慢慢变成了一个谜，一个传说。

正是得益于此，华采幽这个新任老板的工作除了看看账簿便是签字画押，这还是全仗了几位大管事给她面子让她过过当老板的瘾，要不然，她就是个彻底的隐形废物大摆设。

作为“销金楼”的领导班子成员，几大管事那都是个顶个的顶尖人物，别的不说，单从处理华采幽这个莫名其妙横空杀出的大老板问题上便可见一斑。

几人在仔细查验了契约、钥匙以及字条后，彼此对视一眼二话没说，便将她带到了原本属于白大娘的小院，就这么正式承认了她在此间的合法地位。那雷厉风行的作风堪比闪电的效率，着实令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

青楼的规矩，但管今朝，莫问前事。只要进了这个门，便断了之前种种，权当又重活了一次。

所以，华采幽也从善如流地给自己封了个日后行走江湖的名号——花老板。

结果不曾想，她才做了老板没几天，本行业就遭受了重创。



第二章

花老板的风驰电掣与雷行



第二章 花老板的风驰电掣与雷行

雍城不仅是贸易重地，更是防御敌国的军事重地，自本朝太祖开国起，此处的城主便拥有直接归其麾下的十万大军，且具有独立的经济和军事自主权，甚至辖内的官员也可自主任免。

换言之，雍城的城主在雍城，某种程度上便是个君王。

故而，城主去世对当地百姓而言，绝对比皇上驾崩更加让人当回事。

因为这个缘故，整个雍城缟素一月禁乐百日，原本客似云来的青楼只能暂时关门歇业。

“销金楼”实力雄厚少赚些银子无甚大碍，但规模较小的这么坐吃山空渐渐便有些支持不住。

华采幽于是作了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决定，拨出大笔款项接济那些即将倒闭的同行。

就为这个，掌管财务的钱姐一张脸黑得连包公都自愧不如，弄得华采幽每次看到她都只能胆战心惊躲着走。

后来还是掌管外联的裘先生看不下去，出面劝解了一句：“花老板这招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繁荣我也繁荣，大家繁荣才是真的繁荣嘛！”

华采幽顿生人海茫茫终得知己之感，泪流满面……

在一片萧条中，雍城的青楼业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春去夏来，像是要将憋了三个多月的欲望给痛快淋漓地发泄个过瘾，客人们和姑娘们团结起来铆足了劲地醉生梦死。夜夜笙歌到天明，有的时候甚至连白日里也不得安生。

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尤其是在欢场这种可以极大刺激大脑神经的地方。比如，盛夏的正午，在青楼里铆足了劲儿地放“二踢脚”。

被一下接一下惊天动地的鞭炮巨响声扰了清梦的华采幽，一边问候放炮者的十八辈祖宗，一边哈欠连天晃出去遛弯醒困。

她如今住的地方名曰“大园”，几大管事按照年龄大小分别住在“二、三、四、五园”，然后是头牌姑娘当红姑娘一般姑娘这样排下去。

华采幽虽然自认是个不通文墨的粗人，但依然被白大娘如此返璞归真的纯天然命名方式给深深地震撼了一把……

按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被吵得好几天未曾安寝的华采幽只想快点找个安静的地方喘口气，在大太阳底下转了一圈，才终于远离了那片喧闹，被折磨得几近失聪的耳朵里忽然



传来一缕悠扬的琴声。

完全不似流传于坊间的媚俗，平和中正里隐隐透着傲然风骨，竟与记忆中的那个声音有几分相像，那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的声音……

循琴声而往，许是晒得太久，华采幽只觉心跳得有点儿快，口舌有点儿干。

穿过一处盛开的荷花池，便可见一座白墙红瓦的四方大院子，虽是新粉刷的墙壁却并不精致甚至有些粗糙。孤零零地伫在那儿，周围只有些花草流水，透着一股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别处争奇斗艳的热闹大相径庭。

华采幽抬头看了看外面的高悬门匾，是空的。

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这处没来得及命名的园子，应该暂时是用来安置一个新来的乐师的。

所以，适才那琴音乃是出自该乐师之手。

华采幽轻轻吁了一口气，心跳不知何时已经恢复了正常，只是手心的汗多了些。

左右无事，遂推门而入。

院内干净整洁得有些空荡，最醒目的便是院角处那个葱郁的葡萄架，还有架下的人。

一案，一琴，一人。

普通的长案，普通的古琴，人却不能用普通来形容，至少那清秀得乃至堪称漂亮的模样委实很惹眼。

被不速之客所扰，白皙修长的手指不再拨弄琴弦，纤长的睫毛抬起，露出点漆双眸。微一愣怔，长身立起。墨样的发丝如瀑般倾洒于飘逸白衫，阳光下的身姿单薄清瘦得几乎不带烟火气息。

“姑娘可是来找在下伴奏的吗？”弱冠之年的男子，声音清朗中带着些糯糯的尾音，真是让人一听便不由得心生怜惜。

“噢不是，我随便走走路过而已，那个……你的琴弹得很好听。”

为了保住“销金楼”幕后老板活在传说中的神秘感，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懒，华采幽一直以来都很是低调，除了必须要打交道的人之外，楼里还真没什么人知道她长得是圆是扁。

面对华采幽随口的夸奖，男子的脸上迅速泛起了浅浅的红晕，越显肌肤白皙得几若透明：“姑娘谬赞了，柳音愧不敢当。”

“你叫柳音？音律的音吗？名字也很好听呢！”华采幽见他竟如此害羞，一时兴起了捉弄之心，笑着走上前去，歪头仔细端详他的脸：“而且，长得也这么好看。”

她的身材高挑，额头差不多到柳音的下巴处，眼睛的余光恰能看到其喉结的滚动速度快得有些不同寻常，于是坏心更盛，索性欺身而上。

柳音见她娇笑着柔若无骨似的靠过来，竟慌得如避瘟疫般向后大退一步，结果害得她一个收势不及，眼见便要摔个狗啃泥，亏得自幼习武身手敏捷，关键时刻腰一扭脚一旋，原地打了个转儿总算稳住了身形。





华采幽恼羞成怒，即将爆发的模样让柳音顿时慌了手脚，结结巴巴地企图解释：“姑娘，我不是……我不是有意的……”

下意识的嫌弃不是更证明了她毫无可取之处？

华采幽头冒青烟邪火陡生，蹿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这还叫不是有意？！”

柳音于是更加慌乱，涨红了脸只想赶紧挣脱她的钳制。如此你来我往仅仅两个来回，薄薄的衣襟便不堪撕扯，居然一声脆响裂了个干净彻底。

只见那露出的胸膛莹白如玉，却满是纵横交错的青紫伤痕。

华采幽抓着半截破布呆了呆：“这是……”

柳音连忙侧过了身子，弯腰缩肩拢紧无法蔽体的衣襟，轻声道：“是我没服侍好客人，应得的。”

“原来是客人……”

华采幽叹了口气，既然入了这行要吃这碗饭，便应当早有准备会有这样的遭遇。讲白了，各人有各人的命，同情不得，也同情不过来。

只不过，今天却是因为自己的任性，而害得他被迫要将屈辱展示在人前。

“对不起啊，我没想到会弄成这样……”华采幽于是颇有些呐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今儿个是怎么了，也许，是因为你的琴音让我……让我……”

想起了以为早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人吗？所以，心中才会烦乱，才会想要小小地放纵？可是，为什么还会想到他？那个讨厌的家伙……

柳音偷眼看过来，见她微微低了头咬着下唇神情怅然，忙道：“你别这么说，不关你的事……总之……总之都是我不好。”

他急切想要安慰的样子让华采幽忍不住一笑：“可不是嘛，说来说去都是因为你的琴弹得太好了。”

看她重新展颜柳音才松了一口气：“那我以后，不弹这曲子了。”

“别啊，这么好听，不弹多可惜。”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我现在弹给你听好不好？”

华采幽的目光在他春光大泄的胸前转了转，似笑非笑曼声道：“弹如此高雅的曲子，又怎能衣衫不整？”

柳音轻轻“呀”了一声，立马涨红了一张脸：“还请姑娘先在此稍候片刻，我去里屋换件衣服。”

“等一下，你房里有没有伤药？”

“没……”

“怎么你的伤都不做处理的吗？”

“皮外伤而已，不碍事。”

“胡说，就算不危及性命，总也会疼的吧？这么着，我去拿些外敷的药过来，你等我。”

“姑娘……”柳音轻声唤住了转身欲走的华采幽，“我这轻贱之身，又何劳如此挂怀。”



“不管是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是各凭本事吃饭而已，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轻贱。别的不说，当朝丞相的琴弹得就一定没有你好。所以，千万不要再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咱们‘销金楼’里可不兴这个。”

华采幽语声朗朗的一番话让柳音莞尔一笑，原本带了些许阴柔气的精致面容竟显出了疏阔洒脱之意，虽转瞬即逝，却甚为耀眼：“姑娘所言极是，令我茅塞顿开。其实，我……”低头略一踌躇，旋即抬眼凝眸，几分热切、几分忐忑，还有几分坚持，“从未，也绝不会以色待人，姑娘可愿相信？”

“信！”华采幽回答得不带半点犹豫，弯了眉眼笑意盈盈。

望着她消失在门口的浅黄色身影，柳音神情中原本的无奈和羞涩渐渐隐去……

华采幽拿药再度过来，却发现院中空空，人琴不见，估计柳音是被叫去替谁伴乐了，不知要弄到多晚才能回。只好将药瓶放在葡萄架下，打算明日再来。

然而何曾想，那琴音竟再也无缘能闻。

雍城护卫军统领马武暴毙在“销金楼”的高床暖枕之上，听到这个消息时，华采幽刚刚熬过了一夜的魔音灌耳迷迷糊糊睡下。

待她洗漱干净穿戴整齐匆匆赶到案发现场，捕快衙役已经把尸体打包抬走，只留下满室的狼藉。

掀翻的桌椅和打碎的碗碟代表着曾经发生过的追打，满床的不堪入目代表着曾经发生过的凌虐，而喷溅于雪白墙壁和红色被褥的条条血迹，则昭示着刻骨的愤怒和绝望。

在来的路上，裘先生便已三言两语大略说明了原委。

其实很简单，马武酒醉后，想要难为他弹琴助兴的乐师，奈何乐师抵死不从，遂用强。行事途中竟亢奋过度而暴毙，乐师在其死后用烛台的尖端在其身上留下了至少三四十个窟窿，随即，投了井。

事情发生在半夜，被发现则已是凌晨。那乐师的尸体泡了好几个时辰的水，面目已有些扭曲肿胀，唯见衣衫不整下的遍体鳞伤。

必须要说，本城六扇门的破案本事相当不错，一炷香的工夫便验好了尸，收集好了相关的人证物证，做了初步的论断。而且秉公执法，完全没有因为此事的不堪而企图帮堂堂三品大员掩盖真相。

毕竟是出了如此重大的人命官司，楼里的几个大管事对内安抚人心遏制流言，对外疏通打点配合调查，分头行动各司其职，力求不惜代价将所有负面影响控制在最轻微的程度，个个忙得团团转。而真正的大老板，则继续无所事事地享受清闲。

华采幽没有在那个充满了令人作呕气味的房内多作停留，只从里面抱了断成两截的古琴出来便独自去了昨日的那个庭院。

干净、整洁、空荡。只有葡萄架，无案、无琴、亦无人。

夏日的朝阳已颇有威力，将万物照成白花花一片，晃得华采幽眼晕。

在院子里慢慢走了一圈，却不知到底要做什么，茫然得紧，踌躇了一会儿，只得离开。





关院门的时候，似乎瞄到昨日放药瓶的地方空无一物，不知是不是被谁给收了。出了那院子未走几步，华采幽便见一婀娜身影正立于荷花池畔，一曲箫音呜呜咽咽。站在太阳底下听了一会儿，似有汗水滑入眼中，蜇得刺痛，便抬手去揉。

“有花老板的眼泪送行，他也算值了。”

靓丽的容颜甜美的声音，举手投足间风情无限却又带着股不可亵渎的清高贵气，很是符合那些自恃身份地位想要玩高雅情调的男人的需求。

这位十六七岁的紫衣少女便是“销金楼”如今正当红的头牌，紫雨姑娘。

收起箫，紫雨袅袅婷婷地走上前来，对着华采幽微微福了一福：“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花老板。”

“有你的箫音一曲，他才真是值了。”华采幽讪笑着抹了把湿漉漉的眼角，伸手扶住紫雨，“只可惜，还没有听过你们的琴箫合奏，想必很是荡气回肠。”

紫雨歪了头看着她，神情里一片纯真：“原来，花老板也是爱乐之人，当真失敬得很。”

“只是粗通音律罢了，爱乐二字委实愧不敢当。”

“花老板太过自谦，若非爱乐之人，又岂会单单将这断琴取了出来，还跟个宝贝似的抱在怀里？”

华采幽垂下眼看了看无法再续的琴弦，眼前闪过那双白皙修长的抚琴之手，那袭纤尘不染的飘飘白衣，不由轻轻一叹：“我只不过觉得，这是他所珍惜的东西，必然不愿意放在那个满是污秽的地方，所以才……”

紫雨忽闪着一双水汪汪的妙目，突然冷冷一哼截断了她的话：“污秽？难道这儿就不污秽吗？难道这世上居然还有不污秽的地方？便是有，又何尝是我们这种人能去得了的？花老板这话说得，真是好生有趣！”

华采幽愣了愣：“算我失言了，紫雨你别往心里去。你看天这么热，还是早点儿回去歇着吧，小心热坏了身子。”

毫不犹豫地笑着认了错，正欲离开却又被紫雨叫住：“花老板，不如这琴还是交给我吧！即便不能再弹出曲子来，好歹也要想法子恢复了外观。人已经残破不全了，总不能让琴也落得同样的下场。就算……我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儿。”

见她哽了嗓子涩了声音，华采幽顿觉不忍：“你也别太难过……”

“谁说 I 难过了？”未料紫雨竟全不领情，眼睛里虽然雾气蒙蒙却像是真的并无悲伤，“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像他那样的人，本就不该这么活着。如今此生的劫难终于熬到了头，可以去轮回转世过好日子，岂非再好不过的事儿？”

华采幽听了这话一时也不知该讲什么，憋了一会儿才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想那么多干吗呢？咱们只管在这‘销金楼’里一日，便快活一日也就是了，你说对不对？”

紫雨径自从她手中取过琴，清冷冷说了句：“花老板讲得没错，及时行乐方是正途，反正，也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

回到“大园”，华采幽吃了点东西倒头就睡，醒来后独自坐在树荫下发了半天呆，日

落西山时敲开了“五园”的院门。

裘先生二十有二，几大管事里年纪行末，生得风神俊朗为人长袖善舞，将“销金楼”与外间的所有关系事宜处理得妥妥帖帖。

见到首次主动登门拜访的华采幽，裘先生不禁略显意外：“花老板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教？”

“别拿这套场面上的官话来恶心我。”在日常接触的几个人里面，就数他随和得近乎油滑，故而华采幽与其之间的相处模式向来也就比较随意：“马武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听闻是公事，裘先生便收起了嬉笑之色：“差不多了，官府走个流程，最多七日便能有定论，横竖与我们‘销金楼’无关就是。”

“那个马武不是普通百姓，忽然这样暴毙，难道家里的人就没什么反应？”

裘先生冷哼一声：“怎么没有？非说自家老爷乃是被奸人所陷害，那乐师受人指使下了药，迷晕了马武后将其杀死，又伪装成那般不堪的现场，最后却被杀人灭口。正筹谋着要翻案，还说不行的话就上京告御状。”

华采幽猛地一拍桌子怒道：“马武好色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吧？就他那混蛋秉性，难道从没有闹出过什么岔子来？”

裘先生看了看她，略沉吟一下：“其实，这位马大人行伍出身又性子残暴，下手便不免偶尔会失了轻重，弄死弄残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只不过被他借着权势给压下去了而已。”

“这些都没人知道吗？”

“知道的一部分闭了嘴，另一部分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华采幽点点头：“好，我现在要闭嘴的那部分开口，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部分趁乱出手落井下石！”

裘先生眉毛一扬：“你让我把那些苦主找出来去击鼓鸣冤？”

“没错！如今马武死了，什么权势都是狗屁，那些人也用不着再怕了。不过就算他们不肯出面，或者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他们的话也没关系，想点法子弄些个人假扮苦主好了。总而言之，我要让他再无翻案之日，便是死了，也要永远背着污名受人指责！”

华采幽虽只是闲闲地坐着，但身上的凌厉气势却极为逼人。偏低的嗓音没有一般女儿家的软糯，反倒有股不让须眉的英武豪气。

这样的她，与其一贯的懒散随性大不相同，让裘先生感到有几分意外：“花老板，你与马武是往日有怨还是近日有仇啊？为何这般恨他？”

“我与他无冤无仇素不相识，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告诉所有人，只要是我‘销金楼’的人，就不能惹。客人们来找乐子，咱们便提供乐子，但前提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倘若再有丧心病狂用强乱来的，马武便是他们的榜样！”喘了两口气，华采幽顿了顿又沉声道，“我要让咱们楼里的人，在今朝有酒今朝醉时，不用担心第二天醒来会不会看到昨日还一起快活的同伴，已成了烂席卷里带着屈辱含恨死去的尸体。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同样的命运会落在自己的身上。”



看着这个英气的眉宇间尚残留着些许稚气的女子，裘先生渐渐目露暖意，忍不住像个兄长般抬手拍了拍她的后脑，微微一笑：“我这就去办。”

因为几大管事堪称彪悍的办事能力和人脉关系，朝廷大员暴毙之事并未对“销金楼”带来什么大的影响。而且几乎全城的青楼在之前都或多或少受过“销金楼”的恩惠，所以也没有谁趁此机会散播谣言搬弄是非。

故而，“销金楼”里歌照唱、舞照跳、酒照喝，一切照旧。

至于马武，则完全依着华采幽和裘先生的计划，死后声名狼藉万人唾骂，连带其家人也抬不起头来，再加上官府同僚趁机的攻击弹劾，没多久，原本家大业大声势如日中天的马家，便从雍城彻底销声匿迹了。

那乐师的尸首在结案后被华采幽派人从衙门领了出来，找块依山傍水的清静地方做了他的墓地。

下葬之日，楼里去了不少姑娘，紫雨将已经修复好的琴在坟头一把火烧了，仰首看着缕缕青烟，握紧了手中的长箫，终是没有让那孤单的箫音再次响起。

华采幽没有去，独自在园子里喝光了一整坛的烈酒，醉了个一塌糊涂。

服侍她的丫环好不容易才把她弄干净扶上床，放下纱幔时，依稀听到她含混的醉语：“柳音……留音……你还没有留下音怎么就死了……那首曲子，我还想听你弹呢……我没有去送你最后一程，你别生气……因为我害怕……害怕看到那种场面……棺材、纸钱、坟……爹、娘、萧伯伯……你们全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